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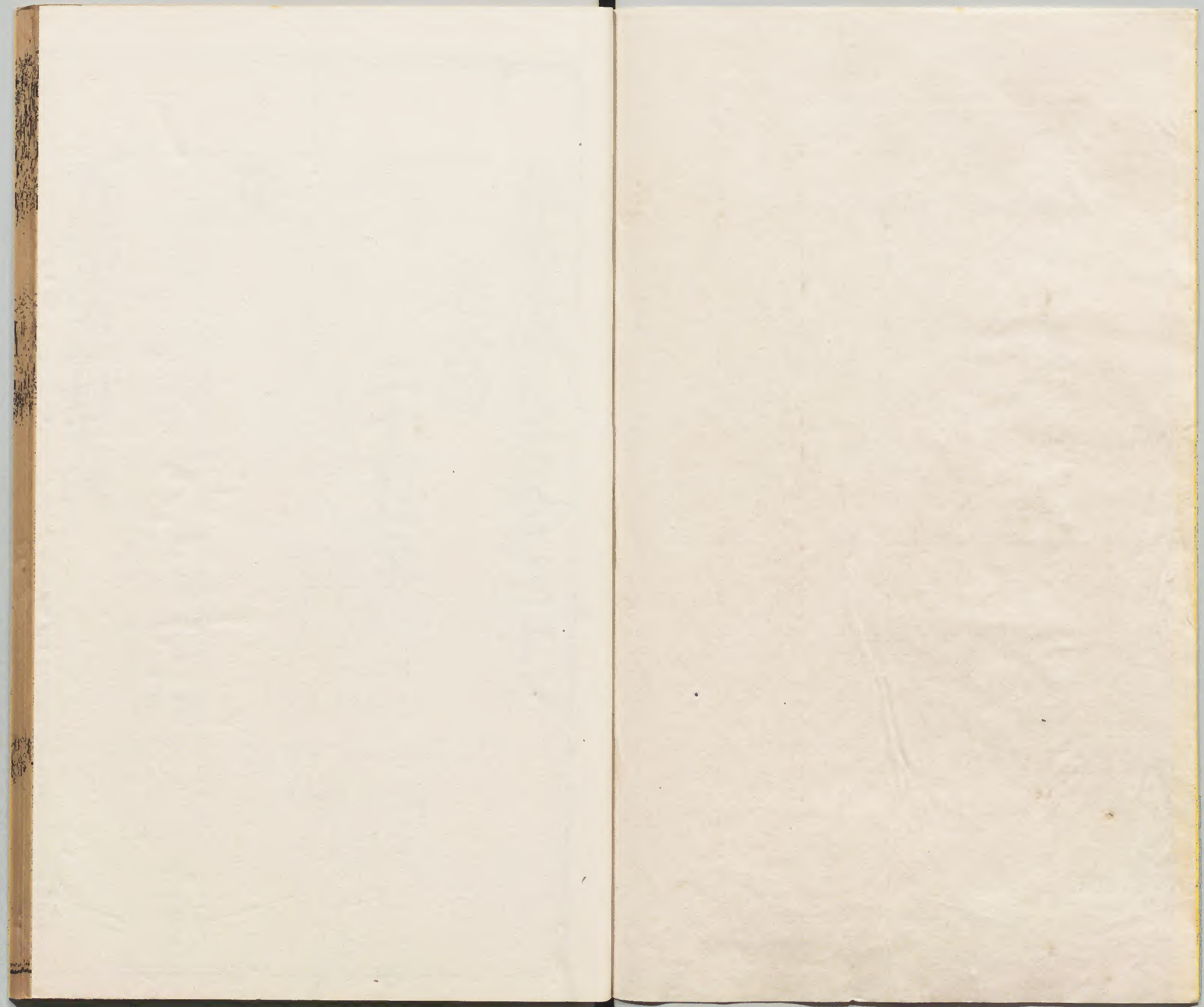
春秋大全

廿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 75 )	
函號	別 3	1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八

淺草文庫

襄公四年

巳卯

靈王二十六年

二十有七年

晉

平

十

二

齊

景

二

衛

十

平

三

十

秦

景

三

十

一

楚

康

十

四

吳

餘

祭

二

宋

十

四

宋

春

附錄

左傳

春胥

梁帶

使諸

喪邑

者具

車徒

以受

地

使諸

侯偽

效烏

餘之

封者

而遂

執之

盡獲

其衆

出

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  
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叔孫曰慶季之車  
何為叔孫即與慶封食不敬為賦自相鼠亦不知也  
曰景公即位不通嗣君也汪氏曰自齊人勝伯姬如  
逆婦姜二國不通好者三十年今景公不事侵伐先  
遣貴卿聘于魯亦云賢矣高氏曰夫鄭不仇楚而齊  
魯釋怨此宋之盟所以輯也廬  
陵李氏曰齊聘魯五止於此

#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 生衛石惡陳孔魚鄭良宵許人曹人于宋

屈居勿反魚公作媛後同晉楚始同主盟左傳宋向  
為善於趙文子又善於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  
之殘也財用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  
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弭之盟  
主矣晉人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則我失為  
焉用之齊人許之弭兵而許之皆告於小國為將

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宋丙午鄭良宵至  
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甲寅晉荀息從趙武至  
邾悼公至陳須臾使衛石惡至黑肱先至成言於  
向戌請晉楚從之齊秦之見也庚辰向戌復於趙  
孟曰晉楚若齊秦匹也晉君辱於不能於趙孟謂  
齊王申左師復言于秋七月戊寅使邑寡君敢不  
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使邑寡君敢不  
孫歸生至曹盟許以齊見也秋七月戊寅使邑寡  
偏伯風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滕曰吾  
於宋若我何杜氏曰齊秦之交相見也秋七月戊  
不與盟宋為主杜氏曰齊秦之交相見也秋七月  
國大夫孫氏曰主隱桓之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  
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會諸侯日檀權宣成  
之政中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會諸侯日檀權宣成  
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專持之故有見者高氏曰  
其故始狗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  
春秋大傳孫氏曰主隱桓之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  
檀權宣成九年城杞天下成



夏發一猶莫辨而壞之諸國僉首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  
功業一遂朝而潰而不可收拾矣彼向戌者又豈足知  
天下之大勢哉陳氏曰此晉楚同主諸侯盟也  
楚會公于薳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盟也  
變而國之好而非也於是始則分於南比諸侯分晉楚之盟也  
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分於南比諸侯分晉楚之盟也  
定也於春秋將以終國於吳越焉爾矣汪氏曰楚先昭  
而春秋先晉者尊中國而抑夷狄也荆楚之盟  
盟皆宋為之也宋襄圖伯始進楚人也  
而端兆於此矣故遂有孟西門之執弘之敗而宋不能霸  
華元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執弘之敗而宋不能霸  
於此故驪交楚子敗績而兩鄭終從楚今也向戌為成  
使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兩鄭終從楚今也向戌為成  
子由是知荆楚之爭雄於中國而皆宋為之也

###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  
子不殺之君勿與之言矣事未可免祗成惡名止也對  
曰臣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地公孫免餘請殺之  
復受命而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歛以會宋之  
盟且曰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歛以會宋之  
喜且曰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歛以會宋之  
公事矣甯喜出君弒君而不以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步  
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甯喜既坐弒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  
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  
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  
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  
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  
死賞罰魚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魚刑不亦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衛侯復國 衛侯復國 衛侯復國



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之惡不彰孫氏曰齊喜不以討賊辭書而不言喜之  
之不以復用之罪既而高郵孫氏曰喜秋剽而有納者獻公殺  
國之不以復用之罪既而高郵孫氏曰喜秋剽而有納者獻公殺  
殺之二不以其罪殺其大夫里克殺之齊而克夷吾夷吾見  
殺皆不以其罪殺其大夫里克殺之齊而克夷吾夷吾見  
殺君者不以其罪殺其大夫里克殺之齊而克夷吾夷吾見  
故衛獻國因之書以入不削其官也  
音專毅作專

###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吾曰河奔勸左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不仕而於廢其門不之罪也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  
吾曰河奔勸左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不仕而於廢其門不之罪也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  
吾曰河奔勸左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不仕而於廢其門不之罪也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  
吾曰河奔勸左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不仕而於廢其門不之罪也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

終身公與亂也臣弗敢聞且曰惟卿滿百邑臣故死臣懼  
下之速及儀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命之少帥公使為卿  
死之速及儀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命之少帥公使為卿  
辭曰大儀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命之少帥公使為卿  
卿曰大儀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命之少帥公使為卿  
奔晉為殺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與孫父逐衛侯而立公孫為之使即死病將死謂喜曰  
黜公者非吾意也孫喜之為夫之使我人謂女能納公乎  
喜曰公者非吾意也孫喜之為夫之使我人謂女能納公乎  
非曰公者非吾意也孫喜之為夫之使我人謂女能納公乎  
納我氏也孫喜之為夫之使我人謂女能納公乎  
獻公所請也孫喜之為夫之使我人謂女能納公乎  
無所謂盟請子與子盟曰喜之為夫之使我人謂女能納公乎  
子所謂盟請子與子盟曰喜之為夫之使我人謂女能納公乎  
僕庶孽之曰公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君與之盟其言約  
敢與不也獻公怒曰夫約言為信則君與之盟其言約  
子與不也獻公怒曰夫約言為信則君與之盟其言約  
其妻于而巳與之約非歸氏則君與之盟其言約  
有履衛地而去之將齊于河也彼視其妻而與之盟其言約  
臣謀也其君是亦君而殺喜也  
信者君不以其罪殺其大夫里克殺之齊而克夷吾夷吾見



言奔晉織絢耶耶終身不

衛侯之入使鱣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鱣病失言  
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  
之任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  
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  
衛侯也家氏曰鱣始衛其君兄之命以與甯喜約  
在衛獻為食言鱣自以衛國之政今以其專而殺之  
之夫鱣而衛獻之弟也獻非鱣不得返國今南英  
于位而書不能安鱣之弟也獻之友也穀梁子曰鱣之去  
友甚矣春秋范氏曰鱣雖君臣從事矣春秋  
合乎春秋范氏曰鱣雖君臣從事矣春秋  
撥亂重盟約今鱣懼禍將及君而殺忠臣已從事矣春秋  
惡而難親也鱣懼禍將及君而殺忠臣已從事矣春秋  
以誅有功損大信以疑至親使鱣至於去國逃死

者無人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鱣以全身不罹於  
世以自繁為忠毋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罹於  
重已者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 秋七月辛巳豹及言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水甲伯州犁曰  
合諸侯之師以不為不信棄其利而巳苟得志焉用  
楚是以木辛退告人無信久矣將死矣出信以年求志  
甲子大辛退告人無信久矣將死矣出信以年求志  
有棄信志將退告人無信久矣將死矣出信以年求志  
而以信志將退告人無信久矣將死矣出信以年求志  
以定信志將退告人無信久矣將死矣出信以年求志  
向曰何害也匹夫一及三趙孟患楚以甲信以年求志  
諸侯之卿以匹夫一及三趙孟患楚以甲信以年求志  
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信必不捷矣莫言者與不病也安能害  
我且吾因宋以召人而信必不捷矣莫言者與不病也安能害  
可也子何懼焉又守不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也雖倍楚  
以善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曰弭兵死與宋致也雖倍楚  
命曰和親勝人既而齊人請和也宋人武子使謂諸侯而孫  
孫曰和親勝人既而齊人請和也宋人武子使謂諸侯而孫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在大徒始以可氏大子以能生其國死民亡夫能為是矣  
 而夫在諸恤攻欲討求興去必國晉之不者子久戮言公  
 曰大是候我乎攻而夫亂兵滅家楚邑淫也公以在謂幸詩欲改  
 諸夫矣也我君司又之入兵所以事以與使之上矣而後言福柔  
 候不穀曷為收之彼師無厭乎興以存亡以存亡以存亡以存亡  
 之臣梁為始之彼師無厭乎興以存亡以存亡以存亡以存亡  
 大也傳始之彼師無厭乎興以存亡以存亡以存亡以存亡  
 夫晉梁侯之為子將甚誣道昏明不執而用則驕和七曰請不也  
 大趙梁侯之為子將甚誣道昏明不執而用則驕和七曰請不也  
 夫武之會衛謂乎之夫削蔽諸而投侯罪皆昭文廢驕一則而後諸  
 臣耻之諸石惡公羊傳樂我之罪皆昭文廢驕一則而後諸  
 其豹侯是在是曷喜德莫師大由也聖可生安侯請以荒樂展五  
 臣云在羊傳樂我之罪皆昭文廢驕一則而後諸侯請以荒樂展五  
 恭也恭也曰為再謂馬邑縱也而人謀亂靖小免安後者其將  
 晉趙諸侯之豹何又向無而人謀亂靖小免安後者其將  
 武侯之豹何又向無而人謀亂靖小免安後者其將

惠武四踰不子七當沐白范公言也盟其矣也固也乃  
 也請章閹足志從子不語美其子諸能午楚盟專晉諸盟  
 印受趙况以當子君展可王哉祝之侯對宋為也晉子晉先盟不  
 殿其孟在當子君展可王哉祝之侯對宋為也晉子晉先盟不  
 賦卒曰野之展以伯與曰能史陳何大叔向待言驚之子大乃盟諸  
 蟋章寡乎伯賦龍南爭宜歆神信於對盟于象馮子木夫先諸侯  
 蟀子君非有草武子西荀之入於對盟于象馮子木夫先諸侯  
 趙大在使賦蠹也請子盈伯宜其神夫子門之木夫先諸侯  
 孟叔武人竊趙孟皆產遂也其光魚子門之木夫先諸侯  
 曰賦何之賁善以大楚叔涖向五辭家外子不孟為書小國之侯  
 善野能所得賁趙哉卒民君二盟子鄭佐以木治不能對客子晉  
 哉有馬聞趙孟之賦子西牀主武石伯其為歸言於於也子晉固  
 保蔓子產也孟之賦子西牀主武石伯其為歸言於於也子晉固  
 家草產也孟之賦子西牀主武石伯其為歸言於於也子晉固  
 之趙賦子西牀主武石伯其為歸言於於也子晉固  
 主孟隄西牀主武石伯其為歸言於於也子晉固  
 也曰桑賦第也柳以趙趙孟孟魚也王國孟酉與有信戶  
 吾趙黍言武觀孟孟魚也王國孟酉與有信戶  
 有子孟苗言武觀孟孟魚也王國孟酉與有信戶  
 望之曰之不也六曰于以子王魚曰宋之信戶



之會也

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  
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呂氏曰夷夏之分自此不復辨矣  
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宋嘉呂氏曰曾自僖未嘗一跡其國自盟宋之後明年如楚逾年乃至春秋備書之以見中國諸侯事楚猶事晉矣向也  
不過陳蔡鄭從楚无他近楚之及申之會蠻夷之  
國也今也曾宋皆均事楚矣  
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  
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  
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  
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陳氏

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魏至盟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巳至鄆陵則齊主諸侯至卑則曾及諸侯晉  
趙子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  
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注氏曰事之  
以著其美事之惡者亦屢言之者乃以宋之盟  
以著其惡是故美惡不嫌同辭或者乃以宋之盟  
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  
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劉氏曰宋  
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十有餘其說誤矣孫氏  
年趙武屈建之力可以當齊桓大夫魚諸侯也此  
梁之會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不  
與大夫魚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注氏曰說者稱  
于宋弭兵蓋是時晉楚皆怠於出師是以偶有六  
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襲甲苟非伯州犁之言則趙  
孟為宋襄之執矣况魯帥師而取晉帥師而敗趙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杜氏曰周十一年三月九月甲子至今年七月一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推之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淡氏曰按經言十二年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云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劉氏曰曆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曆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丙靈王二十二年有八年晉平十三齊景三辰七年崩鄭簡二十一曹武十陳哀二十四杞四十七宋平三十二秦景三十楚康十五卒吳餘祭三

春無冰

左傳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

輿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饒何為孫氏曰時燠也注氏曰是時襄公昏庸三家專政明年季武子取卞而襄公幾不得入其紀綱縱弛可知矣

附錄

左傳夏齊侯陳侯蔡侯比燕伯杞伯胡于沈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立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來朝

左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高氏曰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邾悼公來朝

秋八月大雩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  
 如公麻嬰為尸宮陳氏而飲鮑氏之盧圍人至為優氏之馬  
 善驚士皆釋甲東而擊之子尾且觀優靡三於魚里樂高  
 陳鮑子之徒介慶氏之馬而擊之子尾且觀優靡三於魚里樂高  
 後刺子之徒介慶氏之馬而擊之子尾且觀優靡三於魚里樂高  
 薨以俎壺授殺也陳而後擊之子尾且觀優靡三於魚里樂高  
 曰羣臣為君故也陳而後擊之子尾且觀優靡三於魚里樂高  
 封歸遇弗克者亥伐西門不克歸還來伐而如內宮慶  
 伐內宮弗克者亥伐西門不克歸還來伐而如內宮慶  
 武子美澤孫可反也陳而後擊之子尾且觀優靡三於魚里樂高  
 其亡也叔孫以子食慶莊叔見之弗許遂來伐而如內宮慶  
 為之訟茅鳴孫亦不食慶莊叔見之弗許遂來伐而如內宮慶  
 孫之方聚其族而居之富矣其穆子奔服吳不說使工  
 賞曰盧蒲癸謂之淫人而封之富矣其穆子奔服吳不說使工  
 曰盧蒲癸謂之淫人而封之富矣其穆子奔服吳不說使工  
 崔杼之也身也何也公與之俱也其穆子奔服吳不說使工  
 亦大夫也身也何也公與之俱也其穆子奔服吳不說使工  
 卿大夫也身也何也公與之俱也其穆子奔服吳不說使工  
 大夫也身也何也公與之俱也其穆子奔服吳不說使工  
 宋人以賂請萬於陳曰齊賊復離者不書皆非以賊討亂也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  
 于盧蒲癸以告而反之故曰反盧蒲癸臣子之有寵也  
 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曰反盧蒲癸臣子之有寵也  
 曰慶舍之謂獨馬辟之賦詩斷章余不取所求而先也  
 識宗不余辟何而反之賦詩斷章余不取所求而先也  
 之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皆雙使御者知寢之則夫  
 肉而以其禽獸吾寢處之怒矣使歸告盧蒲癸之則夫  
 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怒矣使歸告盧蒲癸之則夫  
 仲曰嬰之家曰衆不足用也知無能也盟告也言弗敢出  
 可也各有家曰衆不足用也知無能也盟告也言弗敢出  
 曰將可慎守也其事非云也知無能也盟告也言弗敢出  
 曰或可慎守也其事非云也知無能也盟告也言弗敢出  
 田于萊陳無敢獻丙辰兆子之使召見慶木百車於莊  
 疾于萊陳無敢獻丙辰兆子之使召見慶木百車於莊  
 慶嗣請歸慶季卜從之示文子使死歸龜而泣於歸  
 猶可及也歸慶季卜從之示文子使死歸龜而泣於歸  
 在吳越陳無家禍弗聽亦魚志息曰夫姜謂矣幸而獲  
 將事不出我請止之不捷矣而告十發之書皆非以賊討亂也



斃而自

附錄

左傳

癸巳

天王

崩

未

來

赴

亦

未

在句瀆氏之亂喪及氏公亡皆召之弗受其器用而反其  
邑馬與晏子弗欲對曰慶氏足欲足欲亡矣吾在邑之  
所不欲也何益一邑以受殿乃足欲足欲亡矣吾在邑之  
外不足得宰吾帛之受殿乃足欲足欲亡矣吾在邑之  
且夫富如布帛於是有暈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  
民幅厚而用利為敗乎不德以多所使無與也夫  
郭佐利而過則為與子不德以多所使無與也夫  
受而稍致十之受以之為與子不德以多所使無與也夫  
求崔杼之亂十之受以之為與子不德以多所使無與也夫  
王氏有臣曰與崔杼其拱壁有乎不叔孫穆子虛蒲少與于北武  
尸崔杼於市國人遷公猶知之大寢以子也  
得之十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  
黃崖不敬穆叔何伯承守無戾於鄭伯必有大咎勞於  
之阿行也而棄之何伯承守無戾於鄭伯必有大咎勞於  
之孫氏曰恒藻真諸宗室李蘭尸之敬也其辜可棄澤  
強夷也陳曰恒藻真諸宗室李蘭尸之敬也其辜可棄澤  
見王業之衰書曰舉曾以夷見其日熾中國之日微故公朝遠朝  
餘則天之下書曰舉曾以夷見其日熾中國之日微故公朝遠朝  
朝之猶云可也楚蠻夷臨川吳氏業之也齊晉以國魯其  
憑陵中夏而浸強也望國朝亦不弱與後以魯滅也朝魯  
非得已也馬屈禮強望國朝亦不弱與後以魯滅也朝魯  
年鄭文公始書曰楚如二為朝岷起之能與後以魯滅也朝魯  
年宋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鄭伯屢朝于楚而諸侯陳許  
諸君朝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鄭伯屢朝于楚而諸侯陳許  
朝于楚以事天子見禮至矣晉九年而諸侯陳許  
大夫亦旅事楚矣楚之禮至矣晉九年而諸侯陳許  
京師亦旅事楚矣楚之禮至矣晉九年而諸侯陳許

春秋大傳 卷一



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前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懲過也汪氏曰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 乙未楚昭卒

左傳及溇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之饒寒不恤誰皇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仲子遂行矣子服曰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誰能恤楚始歸而息民待其為非為楚也饒寒之不恤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

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呂氏曰此明閏月

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孔穎達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

下耳

附錄左傳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丁巳 景王 二十有九年 晉平十四 齊景四 衛獻

簡二十 二曹武十一 陳哀二十五 杞文六 宋

平三十二 二秦景三十三 楚 却敖 麋元年 吳餘

# 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蒞先被殯楚人曰被殯而祔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蒟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穀梁傳閔公也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注氏曰莊二十二年

春至自齊文三年冬公如晉四年春至自晉十二年

春秋大全 卷二十八 二十八年



春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至自晉  
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至自晉  
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  
唐陳氏曰如晉而不朝正者常也故不書楚外夷也如楚不朝正者非常也故不書楚外夷也猶可在夷狄則甚矣公留于楚者七月故詳而錄之薛氏曰在楚之書也危其在中國之故也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劉氏曰昭公去氏居君之位攝君之祭魯之一民非公之有聖人今襄公亦去其國季孫亦叛於正月居君之位攝君之祭存與乾侯也同則其文等矣故有公則所復存存公則失國可知矣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夫不於無陽而後稱龍猶猶於無君而後存公安可耶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何氏曰襄公久在夷公為楚所制故存錄廬陵李氏曰左氏疏曰僖十六年冬會淮宣七年冬會黑壤成十年秋如晉其類多矣惟此一年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國之

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每日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惟書此年者如楚既非常公又踰年故發此法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禭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杜氏曰方城山在陽葉縣南季武子取卞以自封杜氏曰魯卞縣使公治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見左傳僖九年食坐見於焚墻之意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而不以頃刻忘也攸則見堯於墻食則覩堯於焚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僖公二十八年



繁露曰公在楚臣子思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  
 君無一日無君之意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  
 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  
 背其君者乎高氏曰君在齊晉多矣闕朝王之禮  
 見也今書公在楚則少矣但書公如齊美二八年十  
 一月公不駕君之臣之義以甲寅王之崩乙未楚昭  
 公以不駕君之臣之義以甲寅王之崩乙未楚昭  
 朝正侯楚之時書公之義以甲寅王之崩乙未楚昭  
 責季氏之時書公之義以甲寅王之崩乙未楚昭  
 公在楚之時書公之義以甲寅王之崩乙未楚昭  
 而伸外夷以中國夷也昭公失國在乾侯以內外言也  
 夷所侮辱久矣乃得歸楚春秋閔中國諸侯之為夷  
 屈故於歲首乃得歸楚春秋閔中國諸侯之為夷  
 之常也於歲首乃得歸楚春秋閔中國諸侯之為夷  
 者每變也於歲首乃得歸楚春秋閔中國諸侯之為夷  
 不朝正于廟而特書此類是也○春秋曰於事之反常  
 於此釋禮不當是朝也趙氏曰正月凡君不在外不  
 大胡之攝行矣是朝也

附錄

左傳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比郭○夏四月  
 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却敖即位王  
 子圖為令尹鄭行人大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  
 松栢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壘書追而  
 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  
 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  
 叛祗見疏也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  
 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曰吾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  
 魚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而後致  
 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  
 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季孫見  
 臣曰我死必魚以冕服歛非德賞也且魚使季氏葬  
 我穀梁傳喜之也范氏曰遠之蠻國喜得全歸  
 致君之意義也

庚午衛侯衍卒



**附錄**

左傳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

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

**閹弒吳子餘祭**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閹以刀殺之公羊傳閹者何門也君子不刑人也刑人則易為謂之閹刑人非其人也閹門者寺也寺不刑人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閹門者寺也寺不刑人刑人則不無耻不齊於人刑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

穀梁子曰閹門者寺入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

其君賤閹也盜殺蔡侯申書殺閹書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禮記曲禮刑人不在君側不狎敵不

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弒吳子

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閹使守舟吳子觀舟閹以刀弒之亦邇怨之失也

以書言禍生於所忽也吳之諸君往往輕以禍所過卒於巢餘祭於閹僚死於專諸春秋之書良以垂戒示後焉耳

**附錄**

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饒而未及是以前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饒請於平公出公罕聞之曰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不書



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得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

儀公作齊

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城杞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徂子大  
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  
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甚乎其城杞也子大  
棄諸姬亦可知也諸姬曰協比其鄰歸之吉也聞之  
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與宋司徒見不知伯女齊相  
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  
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  
司徒修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  
後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穀梁傳古者

天子對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滅之此變之正也

晉平公杞出也杜氏曰平公母悼夫人乃杞孝故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

族歐陽氏曰父族四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

已女適人有子二族也巳女昆弟三適人有一族也

也母之適人有子四族也昆弟三也妻族二謂妻

之母為一族也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

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汪氏曰葛藟九

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一章曰謂他人昆 晉主夏盟

令行中國平公不能脩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

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復生曰肆方言云拊餘



也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

屯戍于毋家周人怨思焉注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

申申國平王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

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襄陵許氏曰

諸侯歸心者桓公之志不天也注曰齊桓公而

桓恤杞而城緣雖專而心則公也故春秋書曰諸侯

救緣陵之義事雖專而心則公也故春秋書曰諸侯

所緣隱其專也晉平治郭初非救災一國之舉夫

既私而事亦悖矣故春秋列序十有一國之舉夫

而曰夫而祀書城杞為悼夫也陳氏曰合十有三國諸侯

大夫夫而祀書城杞為悼夫也陳氏曰合十有三國諸侯

君孫林父淵而書杞宋災故為共姬也衛甯喜弒其

交聘於中國以邑叛蔡世子般弒其父吳楚之大夫

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

###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

者耦公臣巫召伯仲顏莊叔為耦注曰魯展王父為一

耦公臣巫召伯仲顏莊叔為耦注曰魯展王父為一

觀拜城杞之使即私情之使我歸杞田也廬陵李氏曰

不足以令諸侯可知矣

杞子來盟

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

夫人溫曰齊也取貨先君若知也弗尚取之公告

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燕國多矣誰得治

杞子來盟

杞子來盟











亂者或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温公又札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常山劉氏  
不稱公子則札也壽夢欲立札為之也吳子壽夢有  
四子季則札也壽夢欲立札為之也吳子壽夢有  
之志約以次必致國於札夷昧之卒札宜受命以  
安社稷而徇匹夫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於  
是代立過之徇匹夫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於  
實為之也故春秋因札來聘而去其公以吳之亂札  
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  
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  
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  
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  
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  
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

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  
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  
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  
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為君於是使專  
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  
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  
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  
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  
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為也季  
子辭位獨不為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  
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



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大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更紀周本紀太王三子長大伯次虞仲少季歷以傳昌乃與虞仲亡如荆蠻以讓季歷鄭子美曰太伯讓而王季立此季札之家法也札當成其諸兄効始祖之讓而已自附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於季歷以受國則吳亂弭矣

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



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魚大夫而屈完書族  
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  
而季友書子毋弟之魚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  
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  
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  
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魚  
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  
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  
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見公  
昭公二十年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  
喜時即子臧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

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脩之豈不信夫  
問先儒謂札讓位以召亂貶不稱公子然秦伯使  
術楚子使椒亦略之於其使人之來略其官與族此說  
同於中夏是以春秋使人有變例而不特書謂三者皆  
當否茅堂胡氏曰春秋有變例而不特書謂三者皆  
蠻夷故略之是以春秋使人有變例而不特書謂三者皆  
通會也春秋史外傳以死法觀春秋而活法觀春秋  
聖人也曰大德稱之季子得之矣或問春秋伯讓之位  
何也曰觀伯讓之過猶不及故褒貶如或曰春秋伯讓  
賢而道觀伯讓之過猶不及故褒貶如或曰春秋伯讓  
節而見以賤後之過猶不及故褒貶如或曰春秋伯讓  
否之說以濟後世私欲而天將亂矣季子之賢也曰積  
慮其在廢天下後世非計而宗國之亂矣季子之賢也  
後之勤於致國者如有一僚之不肖而季子之賢也曰  
名犯分致國者如有一僚之不肖而季子之賢也曰  
私欲是特篡弒攘奪之倫春秋之矣然苟欲濟其奸  
者也奚有特篡弒攘奪之倫春秋之矣然苟欲濟其奸  
人皆聖人之不敢於義小節而當受分讓為安舜禹之  
辭雖聖人不敢於義小節而當受分讓為安舜禹之



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  
 之意也季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况身之命塞而適父兄  
 長亂君視社稷之命焉蓋自危若獻以而後求無愧於先王比  
 聖賢未商有覆三仁焉蓋自危若獻以而後求無愧於先王比  
 孔子曰殷有三覆三仁焉蓋自危若獻以而後求無愧於先王比  
 吾所屬違辭於永世矣徒以子若為其父之心德始全而  
 國之危難僚與兄之命而相殘賊若秦人而後求無愧於先王比  
 言曰非夫我生所謂亂君哉未之難矣者劉質夫位而待之肥  
 聖人曰非夫我生所謂亂君哉未之難矣者劉質夫位而待之肥  
 無異於春越椒西乞術則穀非春也賢季札然書法得  
 張氏謂春秋越椒西乞術則穀非春也賢季札然書法得  
 以稱名而春秋越椒西乞術則穀非春也賢季札然書法得  
 比於賢者不稱族不稱氏聖人待賢之辭劉氏胡氏特  
 有讓國之賢者不稱族不稱氏聖人待賢之辭劉氏胡氏特  
 則人謂季子為過高之行而庸春與於時中不當之也  
 或三者謂季子為過高之行而庸春與於時中不當之也  
 於三者謂季子為過高之行而庸春與於時中不當之也  
 喪又致國乎季子則季子壽夢之已欲不待三子諸樊之除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使札為季歷則只亂弭矣襄二則十五年諸樊卒而  
 餘祭立是年餘祭不亂從而夷未立則季札之命雖在  
 三時三兄皆讓國不亂從而夷未立則季札之命雖在  
 備賢者之法安得亂之由來則聘而示同意於中廬陵李  
 氏曰札不稱公杜氏以其為禮而未同意於中廬陵李  
 羊以札不稱公杜氏以其為禮而未同意於中廬陵李  
 而陳氏又許夷狄者不氏而足為其禮而未同意於中廬陵李  
 吳一聘而遂為楚秦之使皆以再至而後進之於今  
 札如椒術者皆非命大椒秦術之例者吳後強也書  
 山劉質夫以復他論光而胡氏張氏皆從之不強也書  
 難已精無復他論光而胡氏張氏皆從之不強也書  
 弒僚在昭二七年光而胡氏張氏皆從之不強也書

北燕始見經  
 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蠆高止也高止好大夫高止於  
 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大夫高止於



且專故難及之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襄陵許  
氏口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魚君也  
故以出奔書也杜氏曰止高厚之公奭之比燕  
燕國薊縣張氏曰比燕姬姓召公奭之比燕後

#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 附錄

致邑齊人立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十月後請  
卯使高豎致盧而奔晉晉人城敬仲也十有月後請  
有也伯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則惡而實旃○鄭伯  
余也伯有曰強使也子皙怒將伐伯有氏禪謀曰大夫和  
之有伯有將已鄭大夫盟於亂是有氏禪謀曰大夫和  
也其與幾何已鄭大夫盟於亂是有氏禪謀曰大夫和  
之其與幾何已鄭大夫盟於亂是有氏禪謀曰大夫和  
馬往禪謀曰善代之不善天而後能其烏辟子曰政將  
不喻等則位善代之不善天而後能其烏辟子曰政將  
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又矣其必

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戊午 景王 三十年 元年 蔡景四十九 弒 鄭簡二

十三 曹武十二 陳哀二十六 杞文七 宋平三  
十三 秦景三十四 楚却敖二 吳夷末元年

遂于委及罷音皮公作頗後同

# 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  
固問鳥不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鳥與知政  
將與鳥助之匿其情矣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  
以君行而楚之盟夷夏不辨此齊桓且報朝也張氏曰  
者故自宋之楚以大夫聘不辨楚人行霸文王所以  
非晉平趙武之盟夷夏不辨此齊桓且報朝也張氏曰  
赦新即位故武之盟夷夏不辨此齊桓且報朝也張氏曰  
歷七十年餘年未嘗交聘今遠罷之來蓋為恭也自是  
吳楚皆不復來聘矣王氏曰楚至此君臣之詞與中



國魚異者夷狄盛強中國諸侯服役不暇矣廬

附錄

陵李氏曰楚聘魯者三至此書法始同於中國之政  
知所成對曰吾得與否在此可知也向良方不爭未  
和矣乎對曰伯有後復見乃可好也人上莫能相  
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至好也人上莫能相  
癸未也晉悼夫與食與人疑城杞者魚日矣或三年  
也甲子紀年臣於今三歲正一月甲子使胡四年百  
曰魯叔仲惠伯會於郟成子敗狄承國之走問諸朝  
及虺也魯叔孫莊叔以名其子敗狄承國之走問諸朝  
亥有也萬首六千而六有身是也其十數也長史伯  
則其屬也萬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趙孟問其縣大  
以武之罪也多虞不能由遂任君之流塗大  
矣武之使也謝不能由遂任君之流塗大  
與之田使也謝不能由遂任君之流塗大  
是魯使也謝不能由遂任君之流塗大  
輸也者孟以晉歸大以諸伯瑕以武佐史趙師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般弒景侯  
梁傳其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心般之惡景  
夷者所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心般之惡景  
諸侯之與國中理之為楚所迫叛也蔡與陳鄭本皆  
蔡自商之與國中理之為楚所迫叛也蔡與陳鄭本皆  
染於商臣之俗積習於楚自來而楚復父者七十有餘  
有子禍去也何云非夷之向若書日者則遂為禽獸此  
棄父政乎又何云非夷之向若書日者則遂為禽獸此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無亡乎不後太子甲大夫  
赦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共無亡乎不後太子甲大夫

#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也何賢爾宋之也何隱耳宋  
災伯姬卒馬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之也何隱耳宋  
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也何賢爾宋之也何隱耳宋  
夜出梁傳外傳夫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也吾聞之也  
死穀隱而葬之也杜厚陸氏曰共姬從夫謚也叔弓也  
災故隱而葬之也杜厚陸氏曰共姬從夫謚也叔弓也  
之鄉往會所以書禮之過厚陸氏曰共姬從夫謚也叔弓也  
使卿遷之會後其制隳矣共姬執禮而夫死人謚從夫志  
謚東遷之會後其制隳矣共姬執禮而夫死人謚從夫志  
非禮之謚一人守正知天下莫之違矣宋人不敢加之

#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已朝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馬朝至  
而罷既而曰朝則又將使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  
遂奔許駟氏之朝則又將使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  
者不傷之許駟氏之朝則又將使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  
故難免人推夫固存國之皮曰仲虺之產曰豈同生伯  
禍難誰免人推夫固存國之皮曰仲虺之產曰豈同生伯  
子產歛伯知所謂或主疆乃不產曰豈同生伯  
禮於死皮者况生乎遂自止我順之何止馬子而遂  
宮入皆受盟于生乎遂自止我順之何止馬子而遂  
自墓門之入與之梁師也外伯有聞及子而遂  
從天所與伯有伐之皆召師于子產之庫以我舊矣  
歛而殯諸伯有皮怒之在市禮難之也葬諸城子哭之  
大馬攻子產伯有皮怒之在市禮難之也葬諸城子哭之  
月甲子乃止於游吉如晉還與歸書盟命于珪介莫  
于河使公孫臍入盟大夫已復歸書盟命于珪介莫

春秋大全 二十八卷 十一



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矯之卒也將葬公孫  
其猶可乎於歲不及降婁次已及其亡也皆死在  
曰猶可乎於歲不及降婁次已及其亡也皆死在  
嘗出旦其明乃大夫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  
羽頡因奔晉為任大夫而事趙文子言伐鄭成奔楚  
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穀梁傳不言大  
之惡也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  
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  
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  
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  
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  
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

# 冬十月葬蔡景公

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計賊之  
也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  
亡身之罪又入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  
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以正  
謹而求所以反身自脩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君子辭也穀梁傳不日卒  
而月葬不葬者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  
○注劉氏曰凡不書葬者豈失民之謂乎穀梁之說非  
也注劉氏曰凡不書葬者豈失民之謂乎穀梁之說非  
殺中君諱曰諱既明書世子辭也說者以為殺父耻重為  
附錄左傳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申  
楚國將善是封殖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







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  
於世子般不以爲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  
之義耳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  
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  
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  
爲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  
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  
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  
立而反書之也汪氏曰春秋君弑賊不討而書葬  
然許止但不嘗藥非真弑君者故特書葬以成其  
罪蔡服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春秋書葬且貶

會澶淵之大夫而書宋災故  
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  
大夫則知之矣宋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  
直著誅貶季氏集義曰書宋災故起大亂二百四十  
天爲會之意亦猶桓三年書宋災故起大亂二百四十  
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  
其所爲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劉氏曰會未有言  
所爲何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  
爲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謂春秋大義數十  
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死君不可復  
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  
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下周其乏粟足以濟  
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爲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  
者臣弑君父所以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  
食則故孔子論天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夫以智  
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



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  
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啜而問魚齒決是之謂  
不知務蔡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  
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  
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  
乎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  
政者也三綱國政之大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  
獸也禽獸避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

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  
也今世子弒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  
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  
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  
所喪尚為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  
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  
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  
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為未之察也可謂不智  
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  
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  
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







災以羣聚而亦非也一國失火為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  
 至羣聚而亦非也一國失火為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  
 貴道也且宋以五月失此火諸侯以冬會澶淵是而不可  
 謂救災乎廬陵李氏曰此條穀梁以冬會澶淵是而不可  
 者衆詞固失之矣夫而左氏此會非之不信者多矣又胡  
 為卿不劉之憂諸侯也何獨於此亦用之與不信者多矣又胡  
 氏獨從劉之質大夫之言而為序自蜀氏盟亦用之與不信者多矣又胡  
 復不序侯晉不夫以不為盟主也晉之來未足有也於盟是  
 白君在馬再言故而大行夫不重絕也晉之來未足有也於盟是  
 吾大夫與有議也吾君而大行夫不重絕也晉之來未足有也於盟是  
 夫諱之不書魯大也諱不夫不重絕也晉之來未足有也於盟是  
 附錄左傳鄭子為皮子產政辭曰國小誰敢犯子大  
 子善相之無小能事大國皆其國也奚獨有  
 事伯石與之無小能事大國皆其國也奚獨有  
 馬子產曰與之無小能事大國皆其國也奚獨有  
 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

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安非相也而相從也四國  
 何充焉鄭書歸之曰安非相也而相從也四國  
 大以待其命伯石為策入拜史退邑則請命焉復命  
 死使太史命伯石為策入拜史退邑則請命焉復命  
 之使次如命伯石為策入拜史退邑則請命焉復命  
 也廬井有伍大產使都鄙有章上與之有服田者因  
 而斃子張卷將祭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有服田者因  
 而斃子張卷將祭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有服田者因  
 豐卷張怒而徵役田產弗許曰唯君用泰侈者給  
 田里及其卷奔晉而政一其田里人誦之曰吾取之衣冠  
 而楮之取我田疇而有子死誰其嗣之我  
 三年又誦之曰我田疇而有子死誰其嗣之我  
 有田疇子產殖之我田疇而有子死誰其嗣之我  
 景王三十有一年襄平十六年齊景六年衛  
 鄭簡二十四年曹武十三年陳哀二十七年杞文  
 八宋平三十四年秦景三十五年楚却敖三吳  
 夷未二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曰趙盾將死矣九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  
為政者其諄諄焉如死矣其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  
君在也夫晉君將失政矣夫若人多不與孫能言之若魯既而  
不足與也魯夫懼哉穆伯曰夫若人多不與孫能言之若魯既而  
吾及諸將安其用樹穆也而人告幾何誰能齊魯既而  
季孫不從及孟趙文子也而人告幾何誰能齊魯既而  
有平陽之會圖諸侯魯不其甚焉又與孫能言之若魯既而  
以伐陽州我問齊子尾害間晉求謀隱在後家語晉故矣朝未  
于我師工僕灑出羣公子  
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曰楚公薨于楚宮  
君欲楚也夫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與之  
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與之  
諸曰公適楚從取之宮歸而作之宮居先君之宮也  
安所樂失其好也其宮歸而作之宮居先君之宮也  
也况別宮乎襄陵許氏曰楚宮也先君之宮也  
而反勤民傷財務作亂楚宮也先君之宮也  
有又况變夏從夷亂楚宮也先君之宮也  
陵李氏曰襄陵許氏曰楚宮也先君之宮也  
皆賢大夫務綏睦親隣內則季孫無他父初孫立則道也  
季文子卒後武子繼而專權肆欲於城費而柰何自張五  
象之軍而卒後武子繼而專權肆欲於城費而柰何自張五  
故也至齊邾交而孟氏強矣南益而朝於楚雖晉伯於  
使然也魯未年乃俯首矣南益而朝於楚雖晉伯於  
失政逮於大夫仲孫之矣宣子曰楚權亦公伯於  
襄公也李氏曰夫仲孫之矣宣子曰楚權亦公伯於  
者七邪人之伐我者二十人三卿者政之四則隣國交爭之

春秋左傳卷之八















德不失民度必此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  
雖有吳國不立也○此君之印比宮實終之季子相衛襄公節而如也  
楚宋之盟文子故也○出入聘于鄭侯曰人勞于簡子林如聘大禮而  
以客辭事畢而國之出入言於衛侯曰誰能執禮其數與子大禮而  
逆其無事如國之出入言於衛侯曰誰能執禮其數與子大禮而  
也其政也如國之出入言於衛侯曰誰能執禮其數與子大禮而  
之美秀而政也如國之出入言於衛侯曰誰能執禮其數與子大禮而  
之族姓則班公孫能使之濯也詩云誰能執禮其數與子大禮而  
謀於野則復謀於邑則否而鄭又善為辭而斷大患之有子大禮而  
乘乃問野四國復謀於邑則否而鄭又善為辭而斷大患之有子大禮而  
授子適野使使謀之可為於子則否而鄭又善為辭而斷大患之有子大禮而  
宮文子大適野使使謀之可為於子則否而鄭又善為辭而斷大患之有子大禮而  
然退謂子所使行禮也○鄭對賓客簡子是以使為辭而斷大患之有子大禮而  
夕其而游馬以議政之如善否其若所善者為夫論則人朝政比乃  
之聞忠善以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善也其若所善者為夫論則人朝政比乃  
防聞忠善以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善也其若所善者為夫論則人朝政比乃  
使道大如吾聞而傷藥之也○然吾不防也救也也不處止然決

吾子之信事也○小人也○實不才若果行此其觀鄭國  
賴子之信事也○小人也○實不才若果行此其觀鄭國  
謂子少未可知也○吾亦愈皮曰○吾欲使尹何足觀鄭國  
產曰少未可知也○吾亦愈皮曰○吾欲使尹何足觀鄭國  
夫求利之學也○今夫亦愈皮曰○吾欲使尹何足觀鄭國  
使人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則矣○吾欲使尹何足觀鄭國  
愛於子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則矣○吾欲使尹何足觀鄭國  
盡言也○使有美錦不使也○其學為美製馬大官將已其能操刀而  
而後也○使有美錦不使也○其學為美製馬大官將已其能操刀而  
譬如田獵未聞御以政學也○其學為美製馬大官將已其能操刀而  
敗績也○使有美錦不使也○其學為美製馬大官將已其能操刀而  
聞君也○使有美錦不使也○其學為美製馬大官將已其能操刀而  
人君也○使有美錦不使也○其學為美製馬大官將已其能操刀而  
庇身也○使有美錦不使也○其學為美製馬大官將已其能操刀而  
曰子為也○使有美錦不使也○其學為美製馬大官將已其能操刀而  
不如其自也○使有美錦不使也○其學為美製馬大官將已其能操刀而  
同如自也○使有美錦不使也○其學為美製馬大官將已其能操刀而  
危亦如其自也○使有美錦不使也○其學為美製馬大官將已其能操刀而  
為鄭國○使有美錦不使也○其學為美製馬大官將已其能操刀而  
言於衛侯○使有美錦不使也○其學為美製馬大官將已其能操刀而



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曰詩終之實難令  
其將不則公曰無威儀民所不威儀  
惟上謂之畏以終公曰善哉何謂之儀君曰對曰不威儀  
可畏謂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象謂之儀君曰對曰不威儀  
其臣有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象謂之儀君曰對曰不威儀  
世臣有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象謂之儀君曰對曰不威儀  
保族宜家順是威儀而下皆如畏之故能守其官職  
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皆也周詩曰威儀棣棣不可皆也  
弟內言外大儀棣棣不可皆也周詩曰威儀棣棣不可皆也  
威儀言外大儀棣棣不可皆也周詩曰威儀棣棣不可皆也  
王詩云德曰朋友之畏其相儀也周詩曰威儀棣棣不可皆也  
也詩云德曰朋友之畏其相儀也周詩曰威儀棣棣不可皆也  
文王七年不識侯皆從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象謂之儀君曰對曰不威儀  
謂之愛之文王七年不識侯皆從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象謂之儀君曰對曰不威儀  
畏之文王七年不識侯皆從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象謂之儀君曰對曰不威儀  
之文王七年不識侯皆從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象謂之儀君曰對曰不威儀  
可畏之文王七年不識侯皆從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象謂之儀君曰對曰不威儀  
事可畏之文王七年不識侯皆從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象謂之儀君曰對曰不威儀  
以臨其德下謂之可象聲儀也樂周旋可則容言語有章

春秋大全二十八卷終



